

燃烧在 事业的炉膛里

南志中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燃烧在事业的炉膛里

(新闻通讯集)

南志中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燃烧在事业的炉膛里

南志白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雁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4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7084·67 定价：1.15元



作者近照

目 录

一声喊到底的厂长·····	(1)
向前，再推进一步·····	(5)
女经理的气度·····	(9)
神通广大的马胜通·····	(14)
壁立千仞·····	(20)
速决速战速胜·····	(23)
燃烧在事业的炉膛里·····	(26)
一个孤寡老人的十年奇冤·····	(29)
融融除夕夜·····	(32)
县长的星期天·····	(35)
一千三百元·····	(39)
王国礼彬彬有礼·····	(43)
虎子矿长·····	(45)
卢学礼拒宴·····	(47)
脱去军装的战士·····	(49)
九个珍贵的小本本·····	(56)
为群众谋利办事的人·····	(57)
富了以后·····	(60)
凤凰城的党员们·····	(63)
绝不出卖·····	(67)
履行誓言·····	(70)
正是夕阳壮美时·····	(74)

你，一颗明亮的“福星”	(76)
在每一个镜头背后	(79)
执着的追求	(83)
要留“遗念”在人间	(88)
列车员生活琐记	(91)
普通劳动者	(95)
金融界的拓荒者	(102)
写在石板坡上的教育诗	(105)
白雪·冰雕·童年	(110)
奇特的“立体交叉矿”	(112)
炮声响处石变金	(114)
谁之过	(116)
沸腾的矿山	(127)
“猫耳洞”里的建设者	(129)
风雨同舟	(131)
“塞上绿洲”添新绿	(133)
种草——历史性的进步	(135)
畜以草为本	(137)
草田轮作	(139)
春风吹又生	(141)
草莽英雄	(143)
兴草“七品官”	(148)
起步	(151)
暗渡	(153)
强渡	(156)
早穿皮袄午穿纱	(158)

数字、比例与生命	(161)
轻纱围罩翠屏山	(164)
心儿向着明天	(167)
呼和浩特的城市雕塑	(170)
乌兰牧骑——红色的文化队	(172)
通往东欧市场的大门	(175)
北疆边境无战事	(178)
社会教育与家庭学校	(181)
时速：每小时九十公里	(184)
路过蒙包喝奶茶	(187)
充满诗情画意的婚礼	(190)
草原深处认老乡	(193)
锡林郭勒——明亮的河	(196)

一声喊到底的厂长

说透了，一声喊到底的背后只有两个字：权威。

权力与威信。象两个并驾齐驱的车轮，缺一不可。前者可以给予，后者则需建立。

张宏拥有这个权威。在一千四百人的雁北地区瓷厂，他能一声喊到底。

厂区南端，垃圾如山，远至五八年的废石膏还安然长睡于此。要想清除掉，没有万余元资金办不到。然而，张宏只一声令下，全厂职工便积极响应，利用中午、晚上和星期日义务参加劳动，在限定的时间内，将垃圾清除了个净光。

今年年初，上级给瓷厂下达的利润计划是三十万。张宏自做主张，又加二十万。在全厂“职代会”上，他把这个数字推出口来，全厂职工大为振奋，一个车间主任当场表示，

“厂长，我们今年卖命也得给你完成这个数字。”

“卖命”，当然不可能。但为执行厂长命令，实现瓷厂五十万利润，职工排除各种各样的困难，加班加点地奋力工作。有的工人甚至把病假条装在衣兜里，不吭一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这却是事实。

一呼百应，令行禁止。张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难道他是个魔鬼？是个强权者？是个刚愎自用的人？

——不是。

张宏是个极普通的人。他喜欢和工人们交朋友，他喜欢以商量而又诙谐的口吻与人讲话，他还喜欢笑——一说话脸上

就会露出微笑。

张宏的微笑很美，很有魅力。

每天早晨进厂后，张宏不是径直走向他的厂长办公室，而是要在各个车间里转一转，凡是与他照面的工人，都会得到一个亲切的微笑，当 he 从聚精会神工作的工人们身旁走过时，偶儿与某个工人交谈几句，或者是停下来，微笑地注视工人干活，并投以赞许的日光，工人常常会愉快地接受他的这个微笑和目光。

这是一种理解，一种鼓励。

每一个积极向上的劳动者，都希望他所尊敬的人，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能了解自己的工作。这是人们的心理本能。就象小伙子表现自己时，总希望亲人在场一样。

张宏就是要让工人们时刻感到：厂长了解我。

烧成车间塌窑——这是厂长非常头疼的事。因为需要工人在摄氏七百度高的瓷窑里进行倒窑作业。平时，不到一百度的开水洒在肉皮上还要起泡，何况这是七百度的高温。它给人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张宏来了，他没有发号施令，也没有指手划脚。他只是拿了块冷水毛巾，微笑着站在窑口处。工人每次从窑里冲出来，他就马上迎上前去给擦汗。

理解啊，这是一种能使人赴汤蹈火的理解。尽管厂长手里拿的不是委任状，不是金钱，而是一块冷水毛巾。

一个班组长激动地说：“厂长，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你。”

但是，老工人王松并没有无条件地服从他。

在没有请示厂长的情况下，王松自作主张，带火作业，

处理了一起塌窑事故。为国家减少直接损失二万元、间接损失二十万元。张宏查明情况，给王松立了个三等功。并号召全厂职工向王松学习。

张宏很欣赏这样的工人。对待事业象火一样炽热，能够有主见，并创造性地去工作。

因为，在张宏的胸膛里，就燃烧着这么一盆火。而且，他还善于用自己心中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他象一台功率强大的发动机。

他刚上任时，与一位要求调动工作的工程师，有过一番恳谈。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优秀的企业，需要有优秀的工程师。我不懂技术，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企业需要工程师。厂长需要一个工程师的支持。这句话点燃了工程师心中那盆事业的烈火。本来他有满腹的牢骚、怨言、委屈要向张宏倾诉，可从嗓子里迸出来的，只有三个字：“听你的！”

理解、信任、赤诚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建立起厂长的真正权威。

张宏的权威，是建立在他能正确而又科学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上。

生活中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喜欢权力，因为权力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

张宏不是这样。他手中的权力，是干事业的工具。

他想搞出中国第一流的陶瓷酒瓶来。结果，实验几次失败，损失三千元，从技术人员到副厂长，都忐忑不安。张宏主动承担责任，“检查我来做，因为我是厂长。”

他想让自己的瓷品占领全国市场。于是，他主持召开了

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瓷品定货会。而且还虚张声势，把当地一些与业务毫无关系的部队、厂矿、行政事业单位的显赫人物和社会名流请来助威。无非是想显示一下瓷厂的神通罢了。其结果是：瓷厂产品销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对有才能、有贡献者，不论是“娃娃”兵，还是曾犯过错误，蹲过狱的人，都可以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他的原则是：“用我的权力，为人才开道。”

——生产决策权、经营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可以说，张宏大权集于一身，他纵横捭阖，潇洒自如，具有极强的魅力和号召力。

权威。它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使人必须服从的精神力量。然而，要让人们服从，不仅仅在于掌权者是如何地运用它，而在于服从权威所产生的后果。

张宏的权威，给企业带来勃勃生机。

从一九八四年八月张宏任厂长以来，雁北地区瓷厂的利润不断地刷新。八三年实现利润五万元，八六年已经实现利润五十万元。连续三年翻番，三年迈了三大步。

张宏的权威，给工人带来切身的利益。

一九八四年，全厂职工人均月收入四十五元，现在是人均月收入八十八元，几乎增长一倍。

世界上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在这里，事实给权威赋予强大的生命力。

雁北瓷厂的人们信服张宏。张宏在这里，能一声喊到底。这是权威的力量。

(1986年)

向前，再推进一步

原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

——作者

历史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奔流不息。

历史的前进又犹如长征接力赛，一个又一个运动员，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进程，将历史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

雁北小峪煤矿，历经十几任矿山领导，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建设，一任又一任，一步又一步，硬是从一个人背骡驮的简易劳改矿，发展到现在这样一座年产一百二十万吨、年上缴利润六百万元的中型地方国营煤矿，并且成为雁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一九八五年四月，雁北小峪煤矿的“长征接力棒”传到了曹继良手里。随着矿山最高领导人的交替更换，标志着小峪煤矿又一个新的进程开始了。

从此，这位新的矿山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他的个人品质等等，都将对小峪煤矿产生一定的、或者是重大的影响。

曹继良在就职时，曾明确表示：“我的任务是，在前任领导的基础上，将小峪煤矿向前，再推进一步！”

“向前，再推进一步”——谈何容易啊，这绝非是说一句话，办一件事，表一个态所能办到的。且不说那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使人辣手头痛；单单是这个“老企业”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陈年旧事，就足以使人望而生畏，寸步难行。然而，作为一矿之长的曹继良，所应当考虑并予以解决的问题，还远远不是这些。坑上坑下，矿内矿外，百里煤海，千条巷道，还有小峪沟里那重重叠叠，拥挤拥挤的近万家属。青年待业问题，老干部待遇问题，职工住房问题，工伤死亡安置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生产情绪问题，煤炭运销问题……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他这个矿长去考虑，去解决。曹继良，也只有曹继良才会真切地感到其中的压力有多重，有多重。

曹继良是条外柔内刚的硬汉子，他具有坚定不移，宁折不弯，越挫越勇的优秀品质。不是吗？曹继良接任矿长后的第一步，就是在极其艰难中迈出的。

曹继良一上位，就碰到一个“下马威”，由于新旧领导班子的交替更换不严密，造成职工干部人心浮动，生产直接受到影响，第一季度亏产两万四千吨，利润只完成季度计划的六分之一。企业拉下一步，要往上赶，不是容易的。这对曹继良是一次考验。按道理，新官上任治理矿山，一般地是从上往下来。可曹继良却一反常态，从下往上来。他深深地懂得，煤矿有它的特殊性，不怕地而上那几幢楼房“塌”下来，就怕矿井下面“塌”下来。那些天，曹继良一头扎在生产第一线，短兵相接，和同志们一起组织工作，研究问题，指挥生产。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生产局面迅速扭转。

生产局面一旦稳定，曹继良反手开始了对整个矿山的治

理。他分轻重缓急地工作着，一步一步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

在曹继良的主持下，小峪煤矿制定并修改出一整套管理制度，约有十万多字。对改进小峪煤矿的企业管理，促进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小峪煤矿的煤炭运输主要依靠火车，过去由于责任不明、推煤机队、选煤楼、装卸队三足鼎立，互相扯皮。曹继良调查后快刀斩乱麻，将这三个单位合三为一，重新组建成运销科，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彻底解决了扯皮问题。过去装一火车皮需要四、五个小时，现在每个小时就可装完，提高了车皮利用率。

煤矿是个花钱单位，用曹继良的话说：“脚下踩得是钱，手里摸得也是钱”，稍有漏洞，几十万元钱就出去了，这是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曹继良的主持下，小峪煤矿增设了一个“审计科”，仅去年一年就为国家追回损失四十万余元。

过去，小峪煤矿用四个振动筛选煤，致使原煤品种少，质量差，售价低。曹继良带领三名技术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后，果断决定：换下普通筛，上概率筛。他站在三十三米高的选煤楼上，亲自指挥安装，一连二十个小时不休息，换概率筛使小峪煤矿原煤出块率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吨煤售价提高了一元左右。

.....

冲破重重困难，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年产煤一百二十万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十五万吨；上缴利润五百八十一

万元，比计划增加六十五万元，成为雁北地区第一个盈利大户。

送走困难重重的一九八五年，曹继良又迎来了重重困难的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年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利因素，煤价不提，可各种材料却物价上涨。而更不利的因素是来自一些既得利益者对他的攻击。其实，算下来也就是那么七八个人，而实实际际闹事的也仅仅就是那么一二个人。千万不能小看这一二个人啊，这些人成事不足，可败事有余。上窜下跳，煽风点火，故意制造各种各样的事端。写大字报，偷贴小字报，还有一封封匿名信，同时还幕后策划，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攻、辱骂、指责……有的人扬言要炸死曹继良，还传出风说曹继良要调走了，一个时期搞得曹继良有办公室不能进，有家不能回。严重地影响了矿长的正常工作秩序，使全矿一至七月份的生产处在被动状态中，七个月才完成年计划利润的百分之四十多。眼看就要到年底了，任务完不成怎么办？有人建议矿长给地委行署打报告，减少任务，可曹继良却坚定不移地回答：“我老曹不做这样的事。我老曹不是这样的人。”

是啊，这就是曹继良的品质，这就是曹继良的个性，这就是一个矿山领导人的回答。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曹继良在地委和行署的支持下，和他的工人兄弟们一鼓作气，艰苦奋战，一举夺下三百五十万利润。实现了国家下达的六百万利润。

六百万，这个用艰难和苦战凝结成的数字，再一次标志着小峪煤矿，以其更加成熟的姿态，向前，又推进了一步。

（1986年）

女经理的气度

在女性的王国里，神头电厂百货商场的女经理齐玉梅同志可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类拔萃者，她那异乎寻常的胆识和气度，无时不在表明：妇女执政，妇女改革是毫不逊色于男同志的。相反，某些时候男同志倒有许多地方所远远不及。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她早就想当经理了。过去的“大锅饭”她看不惯，过去的领导方式她不服气。她曾提过建议，但却不被采纳，她和人家辩论，但不被人理解，英雄无用武之地，她是个不得志的人物。直到一九八三年九月，齐玉梅还是神头电厂百货商场一名普通的、但却是出色的物价管理员。

小道消息：齐玉梅要当商场经理了，一时满城风雨，仿佛已成事实，可齐玉梅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

“我告诉你，局里已定啦，现在还保密”。有人企图以送这种“政治”情报，讨得对方的信任和感恩。而齐玉梅只是不冷不热地“嗯——”一声。

“你真要当经理就好啦，唉，不过这地方男人还执掌不了，咱女人……”有人以这种关心的口吻、巴结的形式在探询。齐玉梅对此付之一笑。

没几天，县商业局一位领导找她谈话：玉梅，好好干，组织上准备让你挑担子。——有分寸有余地，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色彩，这或许要算是一种新的“领导艺术”。

外界众说纷纭，可齐玉梅却若无其事。她心想：叫我干就不推辞，我要干就不庸庸碌碌，自己就是想当经理嘛，这有什么不可以告诉人的。——这是她的理想，也是她的性格。

好象谁曾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噢，是拿破仑。

“军令如山，错了你也得先听我的”

齐玉梅一上台就建立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工人上班必须得先在考勤登记簿上签到，否则不予记工。于是乎，就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试齐玉梅“头皮”软硬了。一位汽车司机三次没签到，齐玉梅以旷工三天论处。司机不服气，火冒三丈，找齐玉梅质问：“你说哇，给我记不记？”。

“不给！”她的回答斩钉截铁。

“不给，我就撕啦！”司机说着就向登记员抢“考勤登记簿”。

齐玉梅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挥手道：“不要抢了，有本事你当着我的面撕了”。

如此慷慨，如此威严，司机一下子被震住了，一个堂堂五尺大汉，在这位女经理面前竟不知如何是好。他还是退了下来：“这三天我出勤了，就是没签到，你不登记是你错了！”齐玉梅说：“出没出勤你知道，没有签到就是旷工，